

中国人爱玉，从来不只是因为它稀有昂贵。我们是在玉中照见自己，在冰冷的矿物里寻找温暖的人格理想。

玉在人间

李家林

我认识的安徽人，提到凌家滩时眼里总浮起一种特别的光，像是说起某位深居简出的长辈。这个名字从前只在考古简报里见过，像一枚埋在时间土层中的玉块，沉默而清冷。而今它终于有了自己的博物馆——凌家滩遗址博物馆。崭新的屋檐下，玻璃展柜如静水般澄澈，将五千余年前的光，一寸寸引渡到今天。

去时正值初秋。馆内特设红山与良渚玉文化联展，史前三大文明竟在此相聚一堂。南北玉踪相映，恍若星斗垂野。展厅不大，却自成宇宙，走着走着，脚步就轻了，说话也低了，怕惊扰那些依玉而眠的魂魄。

玉在此间，不是装饰，不是财富，甚至不只是文物。它是语言之前的话语，是信仰之初的呼吸。

我不懂玉器鉴定，亦未研习古文字。对玉的亲近，纯粹源于一种本能般的敬畏——犹如幼时初见祖母抽屉深处那枚乳白小玉环，温润得仿佛能沁出水来。她从不说来历，只以红线系于我颈：“养人。”那时不解其意，却信那贴肤的微凉能带来安宁。

站在凌家滩出土的玉人前，那种感觉再度苏醒。玉人微躬其身，双目半阖，双手交叠于胸前，似祷，似思，似与天地默语。高不过掌，却让我久久伫立。无悲无喜的面容，反而最接近灵魂的本真。忽然明白，古人琢玉，不为形“像”，而为神“通”——通天地，通生死，通幽冥与现世之间的缝隙。

红山的玉蚕螭曲如初生的宇宙；良渚的玉琮肃立如山，四角神人兽面目目光如炬，口含雷霆。三地之玉，形制各异，却共有一种内在的庄严：皆以静制动，以简胜繁，用内在的光压服浮华声色。

这令我想起那句“君子如玉”。往日读《礼记》，总觉得这比喻虚渺。石如何似人？直至此刻方悟——非形似，乃性通。

玉生于山川，埋于厚土，经亿万年挤压蜕变。采之不易，琢之更难。一块璞石需经历解剖、粗磨、细雕、抛光……数十道工序，方显其质。过程中稍有不慎，便前功尽弃。恰似人之成长，哪一段不是被命运切割、打磨、摔打？唯经此淬炼，方能剔除杂质，显露温润本心。

孔子有言：“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：温润而泽，仁也；缜密以栗，知也；廉而不刿，义也；垂之如礼，礼也；叩之其声清越以长，乐也……”

原来玉的每份特质，都被先人投射为做人的尺度。不锋利伤人，却自有棱角；光泽内敛，却不掩其辉；坚硬无比，触手却温润如春水。这哪里是在说石头？分明是修身的至高境界。

在一件展柜中，我看到一块残缺的玉石，它因古人的一次失手而未能成器，边缘留着清晰的打磨痕。凝视良久，竟觉比完器更动人。那未竟的雕琢，像一句戛然而止的话，一场中断的仪式，所有未竟的人生志业——谁的人生是圆满的呢？即便如此，它依然散发着玉光，不是完美无瑕的光，是带着缺憾却依然坚守的光。数千年后，却以一种残缺之美震撼着另一个跌撞于途的现代灵魂。

中国人爱玉，从来不只是因为它稀有昂贵。我们是在玉中照见自己，在冰冷的矿物里寻找温暖的人格理想。所以才有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决绝，有“化干戈为玉帛”的宽厚，有“谦

谦君子，温润如玉”的期许。

茶寿至多百零八载，玉德却能穿越千年纪年。铁观音再香，终归叶落成尘；而这片五千年前的玉璞，至今仍在灯光下泛出青芒，恍如昨夜才离开工匠的掌心。

在出口处驻足回望。灯光渐暗，唯有玉器自身还在发光——不是反射外来之光，而是从内部渗出的、来自远古的幽光。忽然觉得，这些玉从未真正死去。它们只是换了存在方式：从祭坛到墓葬，从泥土到展柜，从神器变为心像。它们承载的，不只有工艺与历史，更是整个民族对“何以为人”的永恒追问。

出门时天已薄暮。秋风拂面，袖口生凉。想起《诗经》那句：“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。”

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难成完璧，但只要心中存得一丝温润，即便身处浊世，也能如玉一般，在黑暗中静静发光。

玉不在深山，不在展柜，不在拍卖行的聚光灯下。

玉在人间，在每一个愿意柔软地坚韧、沉默地明亮的灵魂之中。

初秋田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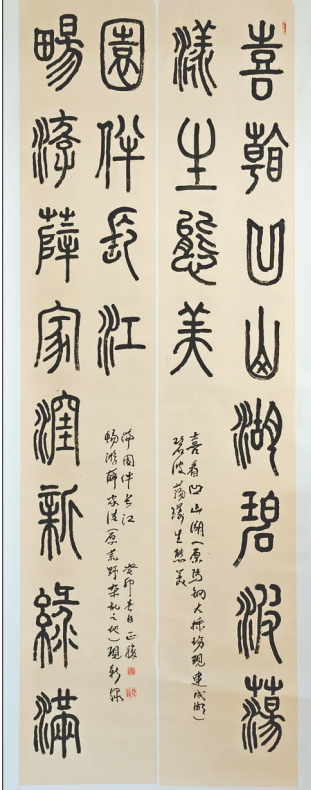
孕有一夏的胚胎
分娩初秋的小馨儿
蝉鸣渐渐隐去
白露濡湿太阳
田野在歌唱

好个你方唱罢我登台
草丛中蟋蟀亮翅声响
大雁排成一行行
云霄的诗歌格外豪放

蓝天白云与人间烟火亲吻
谁持彩练当空扬
赤橙黄绿青蓝紫
描绘田野的画廊
晒秋的乡村瓜果飘香

明星熠熠
月亮镀上金色的光芒
馥郁的清风轻拂大地
飘来丰稔的希望
喜鹊醉在旖旎的梦乡

蒋道荣



蒋道荣

每次看到有人在困境中抱怨“被淘汰”，总会想起老家的麦场，风从不会辜负认真生长的麦粒，生活也从不会亏待真正充实的人。

风里留下的麦粒

老家麦场边的那棵老柳树，总在麦收时节被晒得蔫蔫的。树下的石碾却精神得很，被老牛拉着在麦秸上碾出细碎的声响，一圈又一圈，把金黄的麦粒从麦壳里挤出来，混着麦糠被堆在一起。这时候，最盼的是起风。起风了，父亲会拿起木锨，一锨一锨把混着糠的麦粒扬向空中。风穿过麦粒的缝隙，带着麦糠和瘪粒飘起，落在场边一侧；饱满的麦粒直直落回木锨下方，聚成沉甸甸的麦堆。

小时候也没觉得什么，这是千百年来老祖宗筛选小麦的方式罢了。现在想想，又有些人生哲理在里面：一同生长的麦穗，总有一些不能吸足阳光和养分的麦粒，哪怕混在饱满的伙伴里，风一吹就露了馅。它们轻飘飘的，经不住风吹，自然要被筛到和糠在一起。

麦粒是这样，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？职场上的竞争、机遇前的筛选、困境中的抉择，哪一样不是无形的“风”？有人抱怨运气不济，却没看见自己像空壳麦粒般，

从未在日常里积攒过力量；有人看似顺风顺水，实则早已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光里，把自己打磨得扎实饱满。

村里的老人们常说，麦熟一晌，人成十年。麦粒从抽穗到饱满，要熬过春寒、扛过夏雨，在烈日里把养分一点点锁进颗粒；人要站稳脚跟，也得在日复一日的积累里，把知识、能力、心性酿成沉甸甸的“分量”。那些被风带走的，从来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早就注定的结局——就像干瘪的麦粒被风淘汰，虚浮的人也扛不住生活的筛选。

如今麦场早已换成了收割机，木锨扬场的老手艺少见了，但风里的道理还在。每次看到有人在困境中抱怨“被淘汰”，总会想起老家的麦场，风从不会辜负认真生长的麦粒，生活也从不会亏待真正充实的人。

原来最朴素的智慧，往往藏在最日常的劳作里。就像那把木锨扬起的瞬间，答案早已写在风里——要想被留下，先让自己沉甸甸地生长。

陈从好

直到现在，我经常听到妈妈叫我“儿子，妈回来了”。母亲虽然逝去了，阴阳相隔。但是母子互相的那种牵挂，是永生永世的。

怀念母亲

舐犊情深是一个被说滥了的话题。我看过很多作者以此为题写过感人而优美的文章。但我想，具体到某一个体，情况千差万别，不尽相同。

我们小的时候生活条件都不好。每每父母亲都会在人冬时节腌制一些白菜，以备过冬食用，条件好的人家还会腌一些咸鹅腊肉。因此，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好一口咸货，尽管知道这样的饮食并不健康。

我有三个姐姐，在家我是团宠。所以，我17岁当兵时都没有什么生活常识，也不会做家务事。记得在部队，第一次和战友下面条吃，我是用凉水下锅，结果面条成了一锅粥，惹得战友一阵嘲笑。我的衣服和袜子破了，就用胶布从里面粘起来用。当然，经过部队的锻炼，这些事情后来都轻车熟路了。

因为我当兵时不足17岁，在家又是惯宝宝，生活不习惯时我就向父母倾诉，每当这时，父母都会尽其所能给我寄过来我需要的食品或钱。

1985年退伍时，我也不足20岁，和母亲住在金字塘67号。母亲在半边街有个牙科诊所，但每次上班前她先去菜场，把当天的菜买好。80年代后期马鞍山还要用煤球烧火做饭，母亲下班后，

立刻先生煤炉，然后烧菜烧饭。

其实在当时，我都没有很深的感觉。现在想想，那时的条件那么艰苦，父母亲付出了多少的辛苦。记得母亲在七十多岁身体不好时还想着为我腌菜，她经常跟人家说：“我家儿子喜欢吃咸菜。”
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经常会想起这些过去的事情。2025年7月19日是母亲去世八周年的日子。到现在我也是觉得我妈妈还在，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时，母亲仿佛一直在我身边忙忙碌碌。

直到现在，我经常听到妈妈叫我“儿子，妈回来了”。母亲虽然逝去了，阴阳相隔。但是母子互相的那种牵挂，是永生永世的。

董卿说：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，我们可以不顾一切的，我们可以不顾任何的角色、形象，把最真实的自己还原的那个人，还原在她的面前的那个人。

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。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父母即使再苦再累内心也是甜蜜的。这种感受，只有在自己成为父母后才体会最深。

我希望我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的爹娘还健在的话，从现在起，好好地爱他们，好好地陪伴他们，好好地哄哄他们开心。

程克平

乡村秀色
采石矶
李海波 摄
投稿邮箱: maash@163.com
(总二二二七期)



很快两大盘青菜烧河蚌就上桌了，肉红菜青鲜香诱人，让人看一眼就垂涎欲滴。真是“田园风味一小菜，远胜珍馐满席陈”。

那年河蚌正美味

清晨跑步路过一小区，见路牙边放只大红塑料盆，一瞧里面养的是我熟悉的河蚌。它们安静地躺在盆里，那扇形的硬壳上长着一圈套着一圈的波纹，在水中闪烁着诱人的光泽。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不问价格，直接让卖河蚌老人给我从盆里捞上五六只装进了塑料袋。

河蚌，在一些地方称为蚌、河歪、菜歪、歪歪等等。它生活在淡水湖泊、河塘沟渠等水底，半埋在泥沙中。年少时，大热天我常常穿着短裤，光着上身，带着大木盆下河摸河蚌。双脚踩在河泥上，脚下踩到硬东西时，一个猛子下去，一只河蚌就摸上来了，个把

小时，便可摸到三四十只河蚌。

大人把我们摸来的河蚌用鱼篓养在河里，要吃时，从鱼篓里捞几只，用刀剖开河蚌的硬壳，将蚌肉取出。河蚌烧咸菜，蚌肉鲜得人眉飞色舞。

河蚌的美味，一则缘于水质和饵料为河蚌提供了生长的条件。虽然它们常年活动于水底淤泥中，但有坚硬的蚌壳护着，始终不受淤泥的污染，肉质丰腴鲜嫩，每100克的蚌肉含蛋白质1.09克；二则在于河蚌摸上来，放在篓子里不沾泥养着，使它们吐清了肚里杂质；三是吃时用菜刀剖开蚌壳，取出蚌肉是鲜活的。为防肉老，下锅前，用菜刀拍几下蚌肉的唇边，让肉

保持松软鲜嫩。

多样的烹烧方式更是锦上添花。“常嗣与河水共翩跹，化作佳肴伴豆腐”，除了白居易笔下的“化作佳肴伴豆腐”，河蚌烧咸肉、河蚌炖鸡、河蚌烧青菜、河蚌豆腐汤、红烧河蚌等等。蚌肉不管与什么食材搭配，做出的菜都鲜嫩可口。

过去在家乡，蚌肉是乡人厨房里的常客，也是招待亲朋的一道应急菜。快到中午家里临时来了客人，上镇难买到菜，只能到河边从鱼篓里拿出几个河蚌，劈壳取肉。很快两大盘青菜烧河蚌就上桌了，肉红菜青鲜香诱人，让人看一眼就垂涎欲滴。真是“田园风味一小菜，远胜珍馐满席陈”。

马鞍山，因长江而充满灵气，因长江而底蕴深厚。诗仙李白曾多次游历此地，被长江的壮美景色所折服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“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”，短短两句，便将长江的雄浑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江畔岁月长 烟火映长江

晨光初露，薄雾如纱，轻轻笼罩着长江水面。江水拍打着马鞍山的堤岸，那声音，像是岁月的低语，又似母亲温柔的呢喃。千百年来，长江就这样静静地流淌着，用她甜甜的乳汁，哺育着两岸儿女，滋养着马鞍山这片土地，书写着数不清的动人故事。

站在采石矶的古栈道上，脚下的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，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沧桑。极目远眺，长江浩浩荡荡，向东奔涌而去，浪花翻涌间，仿佛能看见时光的影子。江水裹挟着泥沙，裹挟着历史，也裹挟着无数人的回忆，流淌过马鞍山的每一寸土地。岸边停泊着几艘老旧的渔船，船身斑驳，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却依然坚守在江边，是长江忠实的伙伴。

苍苍的老者围坐在一起，手中捧着粗瓷大碗，悠悠地品着浓茶。他们的话语，如同长江的水，不紧不慢，却饱含深情。

傍晚，夕阳西下，天空被染成了绚丽的红色，余晖洒在江面上，波光粼粼，像是撒了一地的碎金。归航的渔船缓缓驶来，船舷边挂着的红灯笼，在暮色中摇曳，宛如一颗颗跳动的红心。渔人们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，一天的疲惫在收获的喜悦中烟消云散。江边的小饭馆里，早已飘出阵阵诱人的香气。鲜嫩的鱼肉，配上独特的调料，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。

长江不仅滋养着马鞍山人的生活，更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。马鞍山，因长江而充满灵气，因长江而底蕴深厚。诗仙李白曾多次游历此地，被长江的壮美景色所折服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“天门中断楚江

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”，短短两句，便将长江的雄浑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李白的足迹遍布马鞍山的山山水水，他的诗，也成为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文化遗产。如今，每年都有众多诗歌爱好者慕名而来，在长江边，在李白曾经驻足的地方，吟诗诵词，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诗意，传承着长江与诗歌的不解之缘。

在长江的润泽下，马鞍山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城市里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街道上车水马龙，一片繁荣景象；乡村中，稻田金黄，麦浪滚滚，果园里硕果累累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人们感恩长江的恩赐，也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建设着家园。江边，一棵棵新

栽的树木茁壮成长，那是人们为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种下的希望；江面上，货轮来来往往，承载着城市的发展与繁荣；岸边，一座座公园、景区吸引着八方游客，让更多人领略到长江与马鞍山的魅力。

夜幕降临，长江渐渐安静下来。江面倒映着城市的灯光，五彩斑斓，宛如一条璀璨的星河。江风轻拂，带来丝丝凉意，吹散了一天的疲惫。人们或在江边悠闲地散步，享受着夜晚的宁静；或坐在长椅上，依偎在一起，轻声诉说着心事。远处，轮船的汽笛声悠扬地传来，在夜色中回荡，为马鞍山这座城市的夜晚增添了几分诗意与浪漫。

